

經部

春秋闕疑卷二十六

元 鄭玉 撰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穀梁氏曰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家氏曰春秋魯郊或譏失禮或以紀異僖之始卜譏失禮也宣成定

哀之牛傷則以紀異也許氏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

吴伐郯

吴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　胡氏曰稱國以伐外之也吴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何以外也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

曰吳王然則吳本伯國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于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許氏曰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為楚患夷狄相攻不志也伐郯之役兵連上國于是始見于春秋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高氏曰免牛則不郊矣復書不郊者以吴曹事隔其文故以三望起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程子曰諸侯同心病楚胡

氏曰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已而從諸夏也與楚莊之討徵舒而入陳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辭者所謂不待貶絶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冦亂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去逆効順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横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

病楚也家氏曰爵諸侯而書救鄭褒之也春秋為中國慮晉人稍能自振則動色以褒之楚人盛兵憑陵則屢書以斥之是役也不書戰而言盟楚避晉也重以吳入州來故楚人奔命自救不暇亦中國自治之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

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王乃止子反欲取之申公巫臣不可而止巫臣自聘諸鄭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及鄭以夏姬行奔晉為邢大夫子重亦怨巫臣以取申呂為賞田于是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黒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

死巫臣請使吴晉侯許之吴子夀夢説之乃通吴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吴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吴乗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于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吴入州来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吴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吴於上國

陳氏曰吴楚交兵不書至是始書之吴之為蠻久矣其不敢自列于諸夏而晉求之急將以罷楚也楚罷

晉亦不復伯矣入州来不可以不録其始也家氏曰州来楚邑或以爲楚之附庸直書州来以其要害之地吳楚所必爭吳得之可以制楚亦猶諸侯城鄭虎牢不書鄭以爲中國要害之地城之而鄭服楚不敢爭也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

戚焉　家氏曰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外交强國以抗其君衛之孫魯之季其尤也林父自結于晉之權臣為日久矣至是奔晉挾盟主以控其上未幾反國值衛衎繼世不能君林父乘而作亂稱兵犯上逐其君而立已之所善公子卒之入戚以叛為衛患者幾四十年晉實主之衛事晉無違晉之昏君強大夫黨其叛臣為之羽翼何以勸人臣之事君者衛獻魯昭所以失國晉實為之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来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懐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懐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

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高氏曰汶陽之田魯國之舊甞為齊所取矣鞌之戰齊請盟晉命齊反魯衛侵地故我得復而取之今齊事晉晉乃使韓穿來命魯復歸之齊夫魯國之分地先君受之于天子晉不當為齊請于魯齊不當求之于晉韓穿為晉卿不當為齊言于魯魯不當以晉侯之命遂以先祖之分地與齊陸氏曰參譏齊魯晉也謝

氏曰齊之害我封境也晉命歸我侵田齊之聽命于晉也晉復命我歸齊以汶陽與齊爲不順故晉使韓穿来言来言者諭魯之辭也以汶陽與齊非魯所欲故云歸之于齊歸之于齊者不得已之辭也歸于直辭以其歸以其道也歸之于曲辭以其不得已而歸之也魯之分地天子所封也或取或歸一出于晉則天子與奪之柄晉國專之矣書来言書歸之于齊著景公之罪也汶陽田魯之舊也袁婁之盟齊歸我田

也書曰取罪魯得之非其道也得之非其道者以其假兵力也馬陵之盟齊取我田也書曰歸者罪魯與之非其道也與之非其道者以其不能拒也始以爭奪取于齊終以其地歸之齊前書取後書歸著魯之失也家氏曰汶陽之田先為齊所侵晉挾魯衛伐齊取其侵地以歸之于魯魯之舊物本非齊有也晉既已歸之于魯復命魯人反之於齊不知晉侯之使韓穿何以為辭也春秋書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

歸之于齊見其名不正言不順難乎其為言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高氏曰晉得齊之後冀盡得夫諸侯也蔡乃畏楚終不與晉自文十五年晉郤克入蔡之後蔡人不與中國盟會者又幾三十年至是欒書復加兵以侵之家氏曰晉人侵蔡攻楚之與國亦可以報其伐鄭

也師氏曰陳蔡鄭比嘗從楚而鄭已復歸晉獨陳蔡迷而未復誠可罪也為晉侯之計糾合諸侯明其政刑奉辭行伐何所不可而乃以大夫侵之見其畏蔡者所以畏楚也

公孫嬰齊如莒

聲伯如莒逆也　高氏曰因馬陵之盟復與莒通嬰齊因聘而自逆婦是以春秋志之

宋公使華元來聘

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来納幣

胡氏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畧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畧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踰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四年晉趙嬰通于趙莊姬五年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至是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禄夫豈無辟王頼前哲以免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胡氏曰同括無罪為

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見晉之失政刑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胡氏曰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朝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為而來賜命乎召伯縣內諸侯為王卿士者也書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

王畿天子之借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

盖一人之通稱啖氏曰稱天子盖誤矣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陳氏曰内女為夫人恒書卒其不言卒者出也杞叔

姬嘗出矣則曷為書卒以杞伯之来逆喪則不可以

不卒也

晉侯使士燮来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晉士燮来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吴故公賂之請緩師

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師氏曰晉侯使士燮來聘禮也就来聘之使而遂會伐乃因禮以用刑于聘于伐且皆不專謂之懷魯亦既不足以為恩謂之威郯又不足以為畏二者胥失之况聘以致物魯因受物而出師則是師因貨出非諸侯助盟主之禮亦非盟主令諸侯之事也胡氏曰前書来聘下書會伐晉侯之

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河東薛氏曰吴伐郯而不能救服吴則伐之諸侯無所措手足矣家氏曰先書吴伐郯此書三國會伐郯不能救之又伐之著晉之罪所以貶也

衛人來媵

胡氏曰媵者何諸侯有三婦嫡夫人行則娣姪從二國來媵亦以娣姪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也謝

氏曰媵惟一姓所以致親睦也同姓不足然後以義起程子曰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賢女子之賢尚聞于諸侯況君子乎或曰魯女之賢豈能聞于遠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擇賢小君則諸國之賢女當自聞也　愚按媵常事不書而春秋于伯姬之媵書之之詳若是者非特賢伯姬也書衛媵所以起晉齊之媵而明其越禮踰制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来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氏曰杞桓公来逆叔姬之喪請之也穀梁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胡氏曰凡筆于經者皆經邦大訓杞叔姬一女子爾而四書于策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謹男女之配重大婚之禮以是為人倫之本也夷考杞叔姬之行雖賢不若宋共姬亦不至如鄫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来朝魯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

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葬乎　愚按叔姬之歸葬于杞以人情言之或因叔姬之行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責杞使之歸葬以禮法言之叔姬既出而歸于魯矣豈可死而復葬于杞春秋書之盖明魯不當以叔姬之喪歸杞杞不當迎叔姬之喪歸葬而叔姬之行因可見爾故書曰以歸以者不宜以也穀梁之說盖得之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

蒲

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以會吳吳人不至　胡氏曰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言于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夫信在言前者不言而

自喻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于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已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也特書同盟所以罪晉也高氏曰晉不足以宗諸侯矣既為此盟而諸侯皆貳于是鄭叛不服莒潰莫救故書同盟以著其惡

公至自會

三月伯姬歸于宋

高氏曰內女歸不書此書者譏宋公不親迎也杜氏曰為致女復命起也范氏曰逆者非卿故不書劉氏權衡曰諸侯逆女而不書者君自逆也君自逆則常事不書矣王姬歸于齊齊侯實來而不見于經是其明驗也家氏曰伯姬歸宋自始至成禮七見之經貴之也彼與鄫子遇使來請己者春秋不以其汚簡冊

而猶書之賤之也此貴之彼賤之所以垂法于後焉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程子曰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古者三月而廟見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重之使卿致也胡氏曰致女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

禮也經有因褒以見貶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于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名賢名聞于遠故諸侯爭媵信其無妒忌之行

晉人來媵

高氏曰伯姬已嫁而晉始來媵盖譏其不及事且為齊媵起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高氏曰鄭伯既受盟于蒲楚人以重賂誘之復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執之然經不書鄭伯會鄧者所以恕鄭而罪晉也鄭伯雖與楚會旋即悔過而躬朝于晉以此言之是知前日之失而自服其罪矣晉

人捨其前日之失而荅之以禮可也乃因其來朝而執之豈有以禮來朝而反蒙執辱者哉且中國自文宣以來晉楚爭盟而伐鄭自泌之戰鄭之從楚者十年蟲牢馬陵之會然後鄭伯受盟于蒲之會所以尋前日之盟也而晉人乃執辱鄭伯又使欒書伐之明年使衛侵鄭又會諸侯伐鄭方是時楚適備吴未暇爭鄭故鄭之在晉者亦五年及楚一求成于鄭鄭伯甘心于楚者蓋追怨晉之不德弗恤小國之難而輕

辱其君故與楚伐許侵宋同撓中國凡二十年實晉有以啟之也胡氏曰鄭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霸討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與處父救江何異削而不書鄭亦有罪焉夫背楚即晉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為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許氏曰向使晉能制楚使之不能危鄭討鄭可也今楚潰莒入鄆晉

不能救而禁鄭之貳於楚鄭獨能無懲於牽牛銜璧之禍乎師氏曰執人之君伐人之國與楚執宋公以伐宋無異則又一楚也何以為盟主哉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八年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

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謝氏曰莒城惡而不脩國陋而不備一日楚師加國民衆不守而奔書莒潰罪莒之取禍也莒子既同盟于馬陵又同盟于蒲楚之伐莒也諸侯無一出救以致莒人潰焉書莒潰罪晉之不能衛同盟

也胡氏曰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高氏曰楚人非有意伐鄆特以鄆莒連邑莒潰而遂以兵入之直以為一事而已一事而先書楚公子𠡠師者著其專且暴衆也再書楚人貶之也杜氏曰楚偏師入鄆故書人

秦人白狄伐晉

高氏曰晉為盟主既執鄭伯又不救莒故諸侯攜貳而秦人連白狄以伐之且見晉景公之不能霸矣胡氏曰經所謹者内外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今秦又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辭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于水火之中雖遠方之國以義驅之可也亦慮其同惡相濟貽患于後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焉

不亦甚乎薛氏曰結援外冦未有不自戕也家氏曰前人秦晉交兵自為其私曲直猶有所在今楚人爭鄭正急出師潰莒以撓晉而秦乃帥白狄戰其東欲使晉人不知所備置鄭以去其為楚謀善矣然捨中國而甘為荆蠻之役秦之所以自處者卑陋甚矣

鄭人圍許

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張氏曰君在

外而興師以復怨大臣之罪也家氏曰以是為君歸之謀則可以是為事君之道則不可

城中城

家氏曰定公六年又書城中城曰三家張也以是觀之城中城者城國中之城耳魯人以楚潰莒之故不無震隣之憂故城中城以自固胡氏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以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氏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者

為儌守盆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歟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于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哉

十年春衛侯之弟黒背帥師侵鄭

晉命也　葉氏曰黒背定公母弟以同母之愛得位專政故稱弟公孫剽黒背之子也其後孫林父背君立剽亦以君寵弟子致之也然則黒背稱弟著其兆

禍與公子年來聘稱弟同意家氏曰以弟帥師責衛也以諸侯伐諸侯責晉也是之謂一書而兩貶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師氏曰卜至于五其瀆甚矣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

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為質辛已鄭伯歸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　謝氏曰欒書伐鄭不服于是衛黑背侵鄭黑背侵不服于是諸侯伐鄭自鄭伯見執之後再書伐鄭一書侵鄭以明不信之生禍也高氏曰鄭伯復歸不書所以咎晉也晉既敗人之國使其君臣變亂而後伐之而歸其君春秋惡其首亂不以舍服與之也劉氏權衡曰左氏謂晉侯

方疾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按經但言晉侯無以明其為州蒲也家氏曰君在而立君者鄭也非晉也左傳所記因魯史傳聞之誤耳父在而爵其子春秋必不然

齊人来媵

公羊氏曰三國来媵非禮也高氏曰伯姬嫁已久諸侯以其賢猶来媵之然諸侯夫人唯二媵今晉衛已備其數豈可復加乎春秋所急者禮也所制者欲也

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三國来媵是以欲敗禮矣故備書之以為後世戒謝氏曰同姓不患不足而以異姓来媵非禮也

丙午晉侯獳卒

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

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

秋七月公如晉

晉人止公使送葬于是糴茷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　高氏曰公昔不奔天王之喪今乃奔晉侯之喪又為晉人所止使之送葬故聖人于景公之葬沒而不書臨江劉氏曰曷為不言葬不與葬晉侯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士之喪動

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動州里屬黨族公之葬晉侯非禮也以為唯天子之事可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于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薛氏曰公之在晉九月春秋不書在者在夏也家氏曰在晉在楚均為强國所止而有夷夏之異見止而在中國猶為内也見止而在外夷則

外矣書不書其以是歟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薛氏曰郤犨來聘而盟我盟之而託于晉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聘且涖盟也　張氏曰按公之至自晉也既受盟矣及季文子之聘也又涖盟焉春秋皆不書而獨書郤犨之盟何也蓋成公自汶陽歸齊之後欲貳晉而不果然嫌隙竟彰無以自明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

月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又使郤犨来聘既聘而涖盟魯使行父往則又從而盟之據强大之勢要君臣之盟皆魯之恥也惟犨聘而盟春秋以荀庚孫良夫之例書之若成公之受盟豈能得晉君而盟之乎亦大夫盟之耳故諱之而不書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以脩前好　薛氏曰由齊之媵始交好于齊也髙氏曰自鞌之役而齊魯絶至是乃復通許氏曰魯盖激

晉之德禮不施將貳于齊而未能者歟張氏曰僑如之聘盖謝戰鞌之師捐歸田之忿廹于晉之欲而不能已者也家氏曰魯昔者不堪齊之陵暴借力于晉以紓一時之忿至是受侮于晉君臣日奔走于庭而猶懼不免于是介然以悔惕然以思將尋舊好于齊故行父如晉僑如適齊事同而情異者也春秋比而書之俾後之有國家者務自强以立其國無若魯人左右望于齊晉求所以自全而不可得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

公羊氏曰周公者天子之三公也左氏曰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師氏曰春秋季世為諸侯者不復知有周室自視列國若已固有而晉于是時主盟中國天下惟知有盟主是以周公奔晉以謂盟主可

以庇其身而無敢誰何也書曰出奔不特罪周公自絶于周抑亦罪諸侯之絶周也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義自周無出天下一周也天王居鄭周公奔晉特異之者孔子之意也王之所以為王以有其位而天下皆其有也王得言出則是自絶其位而不能有天下也天下非其所有則雖居鄭不可不言出也周公之所以為公以左右天王而與王共治也為三公而得罪天王至于奔晉則是絶于王而不能有三公之

位也三公之位非其所有則雖止奔于晉猶若出于四海之外也謝氏曰天王在鄭書出居以明王室下同列國也周公奔晉書出奔晉明王臣下同列國大夫也家氏曰周公王朝大臣與强族爭政王不能裁則引而退可也今以爭不能勝怒而出王既復之與之盟盟而入入而又奔是其心欲挾霸國以脅天子

春秋書出書奔絶之王朝其為誅斥也大矣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九年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

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十年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太宰子商之使也十一年宋華元善于令尹子重又善于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至是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

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
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
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来道路無壅
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
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晉郤至
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
至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
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

臣睨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于是乎有享燕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劉氏權衡曰瑣澤之會本以合楚鄭也今楚鄭不止魯衛是

盟何也合晉楚者宋也宋亦不與又何耶凡晉楚為平則應大合諸侯以申成好今三國會而已又何耶然則傳之未足信也檏鄉吕氏曰愚意瑣澤之會為伐秦起文爾今年會于瑣澤明年春使郤錡来乞師而後五月暨諸侯伐秦比事而觀可見矣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師氏曰書敗狄而不書戰不以狄人敵中國幸

中國振立則因以尊之也書人而不著名猶以微者敗之大中國之勢雖微者亦足以敗冦亂諸侯何畏而長冦亂之惡哉陳氏曰中國敗外域不書唯晉特書之特書晉者病晉也楚方聘魯平宋合諸侯之大夫于蜀討陳夏徵舒觀兵于雒矣而區區爭于羣狄是故宣成之春秋晉有事于秦楚或畧而不書而甚詳于滅狄以是爲晉衰也晉之衰諸夏之憂也

冬十月

春秋闕疑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闕疑卷二十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舉人臣蔡枝華

春秋闕疑卷五十七

元　鄭玉　撰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十一年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何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至是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

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穀梁氏曰乞重辭也高氏曰自齊桓以來霸者征伐召兵諸侯蓋以是為王者事故與天下公之至於晉景始使士燮來聘以濟伐郯之役厲公承之始乞師霸體貶矣胡氏曰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蓋皆有報怨復讐貪得之心是以如此若夫誅亂臣討賊子請於天

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噫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矣師氏曰九年秦嘗與白狄伐晉今晉欲伐秦以報之將糾合諸侯以同其力慮諸侯有厭心而未必遣師故使郤錡畀辭盡禮以乞為言不憚自屈而未可必之意也陳氏曰外乞師不書必盟主也而後書乞畀辭也見晉之無以令與國矣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三月公如京師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於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

反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

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
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禄文
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
絶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
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
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
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
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

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揺我邊疆我
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
我王官剪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
則是康公絶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
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我有狄難入我河
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
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
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

念前勲言誓未絶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婚姻也君来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

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欲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于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為

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侯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　程子曰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又以伐秦為遂事明朝為重高氏曰公如京師專行之辭也然公之此行蓋會晉伐秦道出王畿不得不朝也其以專行之辭書之何也舉其可道焉者志敬也然上書晉来乞師下書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則是挾他事以往而非專行者矣乃志其

不敬也蓋聖人于魯乃父母之國有君臣之義特遷就而為之辭故直以如京師為文先明君臣之大義若專以朝事言者而不言朝王以著實因會伐而行不成乎朝也其辭若志敬實志不敬此春秋微辭也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以謂公如京師固美志也而不知春秋以是譏之胡氏曰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于方岳則朝覲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

此年書公如京師又不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于此極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謝氏曰公子遂之聘也書如京師而不書聘以其遂如晉非專于聘也成公之朝也書如京師而不書朝以其遂會伐秦不專于朝也以朝聘王室為名而其終繼以遂事則魯無朝聘之實于此見矣伐秦書遂著其惡也師氏曰不謂之朝不以諸侯事天子之禮行均謂之如蓋與列國之禮同京師列國視為等夷

失禮甚矣張氏曰春秋以諸侯事周之禮久闕而因行于伐秦之役若没而不書是以廢其僅存之禮若書以為朝則是舉百年之墜典亦非其實故書如京師而不言朝以見其行禮之不專書自京師會諸侯伐秦以見諸侯之行止為伐秦而不為京師也高郵孫氏曰不言遂如京師而言遂會諸侯者蓋聖人之意以謂成公之如京師非其誠心法當罪之春秋萬世君臣之法不以成公非禮而遂亂之也必曰如京

師然後會諸侯則成公之罪無所逃而君臣之法愈久愈正也陳氏曰自狄秦以來秦晉之相加兵皆畧之是故戰于麻隧秦師敗績但書伐秦戰于櫟晉師敗績不書伐晉以為不足詳焉爾

曹伯盧卒于師

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　穀梁氏曰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高郵孫氏曰諸侯之卒不地有常地也其有

會盟侵伐而卒者必謹志之所以見卒非其常而國家危殆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泰山孫氏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　愚謂上書公如京師明春秋以朝王為重使不違于禮而世道有所防此書公至自伐秦明諸侯為伐秦而出使不失其實而後人有所考蓋上句乃聖人之特筆下句乃魯史之舊文也

冬葬曹宣公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愚按莒不書葬其義未詳徐邈謂莒行夷禮其君無謚故從吳楚例不書葬豈其然乎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衛侯如晉晉侯彊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不可曰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　許氏曰人臣不唯義之即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已此能為逐君之惡者也唯其辨之不早是以衛獻至於出奔禍兆此矣歸易辭

自晉奉之故也泰山孫氏曰衛大夫由晉侯而得歸則衛國之事可知也謝氏曰書自晉罪晉之容惡也書歸衛罪衛之失刑也若蔡季書歸所以正法林父書歸所以著亂家氏曰臣挾大國之援以干其君君以大國之故而忌其臣下陵而上忌亂之道也張氏曰此非特罪衛之不早辨晉之政在大夫亦自此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鄭子罕伐許敗焉鄭伯復伐許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高氏曰此著許之所以遷亦見晉厲之不霸也夫許鄭之怨久矣三年再伐四年伐九年圍之而今又伐焉使厲公而霸鄭人怒隣兼弱敢如是乎明年遷于葉避鄭以依楚明晉不足恃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穀梁氏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胡氏曰娶于他邦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壤則

有大小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途則有遠近或迎之于其國或迎之于境上或迎之于所館中禮之節可也高氏曰成公得以宣公元年公子遂之例藉口而行之也然則人君所以貽子孫者可不慎乎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大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嘆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

必始于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衛盡寘于戚而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胡氏曰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于是使嬰齊後之故書

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禮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

奔宋　蘇氏曰稱侯以執執有罪也歸之于京師禮也春秋之書執諸侯者多矣惟是為得禮謝氏曰去逆治亂以正大義聽命王室以正天刑得侯伯討罪之道矣凡諸侯無罪見執皆不名以其義不當絕也成公執得其罪亦不名者明厲公以貶絕之罪聽命于王所以善厲公也張氏曰先執曹伯以會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觀曹人請君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夫一舉措之不當遂開釋姦之門此豈小

失哉或者謂爾鉏殺大子而自立于經無所見疑晉人之執不當其罪　愚按世子之死豈曹人以亂故不暇赴告故魯史不書聖人懼其跡之泯也幸有戚會之執故詳書之以著其罪使亂臣賊子不得幸免然則殺大子而不書者魯史之闕文執曹伯而詳書者聖人之微意讀春秋者可不致察于隱微之間而求其旨意之所歸乎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薛氏曰楚伐鄭何鄭服于晉也東

萊呂氏曰鄭偪許困楚鄭以國大小兵力强弱更相

吞噬中外一道而人理盡矣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

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

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

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

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

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官不能治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

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　高氏曰再書華元善華元也蓋元之志非奔也欲挾晉自重以攻蕩氏之黨爾孔氏曰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惡焉不可不察陳氏曰殺稱國有司法守之辭也

左氏曰書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程子曰山去族害公族也蘇氏曰元將討山知力之不能故奔晉而國人許之討故歸故其討山也雖其族人莫敢救之者書曰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言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懷祿固寵重于出奔則不能討山矣常山劉氏曰蕩山宋公族也秉君之喪作亂以弱公室殺世子肥是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故去族以示法陳氏曰于是魚石向為人

鱗朱向帶魚府出奔楚則其但書魚石何凡奔必有罪也衆不可以勝罪則罪其甚焉者爾以楚師伐宗國入彭城為宋患之日久是以甚魚石也家氏曰左氏謂華元行未及晉魚石追而復之討為亂者故桓氏殺蕩山逐其黨國乃定何氏謂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之故為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誅山觀經書華元奔晉自晉而復何氏之說為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始通吳也　公羊氏曰殊會吳外吳也春秋内諸夏而外夷狄高氏曰吳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通是時中國病楚而吳敢與之敵故諸侯亦欲與吳通晉于是爲合諸國之大夫以會之然諸國大夫不敢致吳子也因吳子伐楚在鍾離故相與會之程子曰吳益强大求會于諸侯諸侯之衆往而從之故諸國往與

之會以見南蠻盛而中國衰也胡氏曰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意在外吳人而罪諸侯不能與之敵也夫以太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而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皆俛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樸鄉呂氏曰蘇氏謂勾吳未嘗與中國會

晉為之合諸侯而會之特書曰會吴于鍾離以吴為會也蓋戚之會乃諸侯會而吴人来會故序吴于諸侯之下鍾離之會乃吴求中國而晉欲會吴故特以會吴為文然則曷為不與會首止之文同義首止之文曰公及齊侯會王世子于首止若世子在此而諸侯往會之然尊世子也會吴之文曰叔孫僑如會晉士燮會吴于鍾離是其會晉士燮也為會吴爾　愚按春秋雖美惡不嫌同辭然聖人亦必有微意寓於

其間首止之會書及書會見公及諸侯同往會之如臣朝君使諸侯不得以干世子鍾離之會書會又書會若諸侯外吳不與同會故再書會使吳人不得以亂中國此則聖人微意不可不察

許遷于葉

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高氏曰畏鄭而南依楚故以自遷為文而鄭人之罪著矣陳氏曰楚公子申遷許于葉其曰許遷于

葉何以其從夷狄雖楚遷之猶自遷也家氏曰春秋中年以後陳蔡與許專意從楚彼謂夷可恃以存而不知非我之類其心實異卒之陳蔡為楚所滅許四遷自葉而白羽寔楚人迫而遷之已而又遷容城遂為鄭滅棄中國而從夷狄許陳蔡自有以取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氷

公羊氏曰雨著木而氷也何以書記異也高氏曰雨著木而成氷是上温而下寒也與隕霜不殺菽相反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于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衞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　高氏曰楚求成于鄭鄭服中國五年矣至是始叛晉附楚加兵中國諸侯之兵無寧歳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

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
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
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
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
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
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
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

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去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

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吾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則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疏行

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必不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

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于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

敗何待公從之有淖于前乃皆左右相違于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吕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

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吕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

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熒乃内旌于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當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于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

車折軾晉師乃止因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于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

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乗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狥曰蒐乗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竪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唯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楚師還及瑕王使謂

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于難范氏之福也　謝氏曰鄢陵之戰楚師

輕窕而鄭成恃楚敵晉故楚子鄭師敗績楚子傷目而退故敗不言師舉重也鄭伯反覆違盟叛晉即楚其罪在所討矣厲公不能明大義以行伐務以攻戰為心故以晉侯主戰胡氏曰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焉爾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内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小東萊呂氏曰鄢陵之戰以兵家曲直論之楚新與晉盟而背之用師是

晉直楚曲勝敗之勢顯然可見晉元帥憤然興師却欲討楚獨范文子不欲戰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及臨陣又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欒書之徒徒能外觀晉楚之曲直不能內察其君之昏明惟知背盟棄好討之必勝不知厲公驕縱遂致滅亡大抵天下之事有當作而不作惟知義之君子能隨時輕重權衡隆殺而不失其宜今以一時之事觀之如射共王中目見楚之大敗晉

師三日館穀見晉之大勝然楚大敗之後君臣戒懼兢兢守國終始保全厲公一勝之後殺郤錡郤犨郤至又欲殺欒書中行偃君臣相賊文子雖見之明憂之深立于戎馬之前而言之其拳拳之忠懇懇之意可謂深切而終不救厲公之驕至使祝宗祈死但以不及見禍為幸文子之志固亦可哀矣然亦有可責者蓋文子雖有區區之意養未充于已信未孚于人威望不足以壓羣臣是以終無所濟處于衆邪之間

事窮計迫徒欲避禍而死耳使其加之講學而無憤
爭之禍必將見幾而作或出或處不至于臨事徒欲
速死也有志之士規模狹小者可不戒哉家氏曰是
時楚共叛盟空國以出俾鄭人侵宋以致晉師晉若
不出宋將無以自存楚師長驅而來晉衞諸國皆從
風而靡中國之存亡安危未可知也故鄢陵一勝關
係甚重而晉厲公者量褊不弘志得旋驕反以是速
其死良可惜夫嗚呼城濮之戰文公勝而益懼懼而

增修其德故以是霸鄢陵之戰厲公勝而益驕驕而務逞其志故以是亡觀乎百年二大戰或以之興或以之亡有國家者知所警矣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

于壞隤申宫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宫秋㑹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　高氏曰鄢陵之戰晉獨敗之諸侯之師皆未至蓋非特魯而已胡氏曰臣子之于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于魯事有君臣之義故臣弑君則書薨易地則

書假滅國則書取出奔則書遜屈已以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莫適守則沒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恥焉者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沙隨之至魯有内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譖怒公而不見曲

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也于公

何歎乎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

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

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于

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

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高氏曰楚師既敗而鄭猶不服見晉政之不懌于人矣陳氏曰會伐未有書王人者此其書尹子初以王卿士與伐也陽處父之救江也王叔桓公不書雖前年伐秦之役劉子成子猶不書也于是厲公恣矣初以尹子與齊國佐邾人序甚矣厲公之無道也家氏曰尹子單子三以伐鄭出皆

與諸侯序譏晉人數勤天子之老輕用王師亦譏王朝公卿不當為霸討而數出也

曹伯歸自京師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霸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

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謝氏曰成公身負不可容之大罪晉侯執歸京師方伯之義也天王不加大刑使之復國失順天討逆之道矣故曹伯之歸也爵而不書以明天王不絕其位也書自京師以明天王釋亂容逆也蔡季賴陳以歸衛侯賴楚以歸故蔡書自陳歸蔡衛書自楚歸衛曹伯非有所賴也天王赦之而已故曹書歸自京師曹伯雖在京師王不加絕非失國也故書伯歸不書國胡氏曰善不

蒙賞惡不即刑以堯為君舜為臣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晉之執寘諸刑典而使復國則無以為天下之共主矣　愚謂節者制其事宜使之不失乎中者也故于禮曰節文于財曰節用于行曰節義于軍曰節制而事之合宜者謂之中節聖人之贊易于節之彖曰天地節而四時成于節之象曰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聖達節則自然而合乎此賢守節則固執而不敢失乎此也夫豈拘

拘謭謭循常守故若子臧之為而後謂之節哉子臧之于節猶尾生白公之于信也豈惟不能制亂適以生亂耳蓋由其資質雖美而不知學故其見道未明擇義未精以至于此按曹伯廬卒于師公子負芻殺大子而自立子臧曹之鎮國賢公子所宜上告天王下告方伯如孔子之沐浴而朝顧乃舍此不舉已為失節及諸侯執負芻歸之京師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使子臧從諸侯之請鎮撫其民以安社稷則罪人

斯得負芻自然無所逃于其誅猶未晚也而乃區區守匹夫之末節出而奔宋坐視宗國禍亂養之以至于成然後復國以待負芻之歸然則使負芻幸免復君曹國三綱五常為之掃地是果誰之罪哉聖人書曹伯歸自京師固可以見天王之釋有罪亦可以見曹國之無人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

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矣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于苕丘　其氏曰此晉之惡也故貶而人之謝氏曰行父吾國股肱之臣也執而舍之苕丘幽之使不得通也公之會沙隨也晉侯不見公公之會伐鄭也晉人執行父魯以一出師後期君則黜而不得進卿則閉而不得通

晉之逼辱魯國甚矣書不見書執書舍累其惡而罪之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犫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

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讐亡而為讐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隷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二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虗所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杜

氏曰公未歸國命國人逐之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高郵孫氏曰行父見執于苕丘于是始盟而釋之不書釋而書晉大夫與之盟則釋之可知矣

公至自會

高氏曰沙隨之會既不見公伐鄭之會又不得與而國之宗卿于是見執公彷徨于外以求自明于晉僅能使僑如見逐季孫受盟而公免難焉方秋而出盡

冬而歸始以伐鄭出會而不得與乎其事君辱臣執國之深耻也及公之歸不可以伐鄭至故託曰至自會以見其不果與伐鄭也

乙酉刺公子偃

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杜氏曰偃與鉏俱為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陸氏曰偃直書刺者有罪不當赦也陳氏曰刺公子偃殺有罪之辭也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

之殺無罪之辭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宫括帥師侵鄭

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宫括救晉侵鄭至于髙氏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為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師氏曰晉之伐鄭至于再三以天子一卿為未足乃使單子同尹子以行而鄭終不服昔齊桓

之時鄭嘗不服齊伐之一再至洮之盟齊侯方盟諸侯而鄭伯自来乞盟暨晉文主盟陳嘗不服乃敗楚之後晉方會諸侯盟于踐土陳侯則自来如會此無他齊桓晉文先有攘楚之威足以服陳鄭之心故二國之君所以不敢從楚而来乞盟如會皆出于自然不可後也與今晉侯之伐鄭豈不萬萬相遠乎書之用見天王與盟主皆無足畏矣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陸氏曰不重言諸侯譏尹子單子與盟尊周也柯盟之會尹子單子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陳氏曰書同盟其尹子之盟歟柳厲公之盟歟莫適為主之辭也薛氏曰前此征伐未嘗出王官也未嘗盟卿士也去年王官出今年卿士盟三伐鄭而鄭不至無益于事徒以為亂而已尹單俱會于外王政之不一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讁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

國而立之　許氏曰齊靈不公其聽自沈帷牆奔其世臣以長禍亂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氏曰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高氏曰魯自每歲僭郊之後聖人以為常事不書也其書之者或因卜不從或因牛傷死有變則書耳今無他變故而書之者以其自出巳意非時之郊而不知卜遂不疑而用之是無天也其不宜用未有甚于此者故

特書用　愚謂僭者亂之階也魯託以成王之賜僭用郊禘之禮末流之弊至于作兩觀乘大輅車服器用一與天子無異其僭竊之罪奚以賢于吳楚之君哉然則天子之事魯僭其器吳楚僭其名其為僭王則一也當時不知罪者以為成王之命故也及春秋之作也夫子又魯人凡魯之惡必須為尊者諱又不得而加貶斥焉寧無微意寓于其間乎蓋讀者未之察耳夫郊禘既以為常事而不勝書失禮之中又失

禮焉則書之自僖三十一年至成十年皆不成郊聖人無以寓其意至十七年九月辛丑郊乃始書曰用郊以見其譏焉用者不宜用也蓋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也用之一字所以誅其僭王之罪乎至定十五年哀元年只書郊而不書用者從同同也嗚呼魯君僭用天子禮樂季氏遂舞八佾三家以雍徹陪臣執國命徒啟臣下僭竊以危其國以滅其身至于孫齊入于陽州寓于乾侯死于境外雖有天子儀衛亦何

以震讋奸臣之心而保全魯君之身哉後世不安分義而僭竊名器者亦可以為戒矣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師氏曰晉請命于天子主單子而受其節制是宜糾合諸侯之師同心協力以尊王命奉辭以往無敢或後可也乃使大夫乞師于魯邾以盟主而乞師已為屈辱况奉天子之辭以伐有罪以王卿主伐乃言乞師其卑王室以寵諸侯也甚矣夫欲仗天子之威靈

以討叛伐貳而乃先為此卑辱欲望鄭畏威得乎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謝氏曰以蕞爾之鄭晉以王命三合諸侯出伐而不能服以強楚為之援也鄭大子為質于楚楚公子成戍鄭夏之伐鄭楚子重師于首止而諸侯還冬之伐鄭楚公子申師于汝上而諸侯還然則諸侯伐鄭不若先楚之為利也能若齊桓修政

事輯人民和邦國以王命伐楚而攘之則鄭不待干戈及境而求服矣諸侯比年伐鄭秋起兵冬而息夏起兵秋而息冬起兵十有一月而息內外疲苦甚矣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臨江劉氏曰十一月無壬申其以壬申卒之何春秋

故史也有所不革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蘇氏曰嬰齊從于伐鄭還而道
卒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
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于厲公郤錡

奪夷陽五田五亦嬖于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于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

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張孟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

罪孰大焉壬申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刼欒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奸在内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

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于二子曰寡人有討于郤氏郤氏既伏其罪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泰山孫氏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

厲公不道一日而殺三卿此自禍之道也誰與處矣故列數之以著其惡張氏曰春秋罪厲公之殺三卿而卒于自及其示後世御臣之法至矣家氏曰三郤晉之能臣嘗有功于其國其臨敵慮勝晉諸卿未有能出其右者藉其有罪猶當在議功議能之科今以左右之浸潤殺之并及其族厲之强暴抑亦甚矣欲無亡得乎

楚人滅舒庸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薛氏曰舒庸舒蓼舒鳩之滅荆舒一于楚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高氏曰胥童謀殺三郤而晉國遂亂于是欒書中行偃先殺胥童然後弑厲公或曰宋督殺孔父而弑殤公春秋書曰及其大夫孔父書偃殺胥童而弑厲公而書晉殺其大夫胥童何哉孔父忠于殤公者也胥

童嬖于厲公者也嬖臣道君爲不道亡其君以及其身故春秋兩治之以爲萬世戒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乗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

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宫逐不臣者七人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太傅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

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為右司士屬馬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馬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穀梁氏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謝氏曰厲公不道數誅大臣由此臣下離心

身罹不測故弒稱國以明禍發于國也陳氏曰楚商臣殺鬬勃而後弒君晉欒書中行偃殺胥童而後弒君春秋不列于孔父以是為不能與其君存亡者也然則書晉殺胥童不書楚殺鬬勃何也書殺胥童以累州蒲也不書殺鬬勃不以累頵也州蒲稱國以殺而弒頵斥商臣二君所以異也　愚按稱國以弒其義有二一則歸惡于遭弒之君一則歸罪于當國之臣晉弒其君蒲州此歸惡其君者也孟子曰無罪而

殺士則大夫可以去又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讐晉厲公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至于一朝而尸三卿又執欒書中行偃欲殺之宜其臣之凜凜不自保苟非有比干之操守死而不易有伊尹之德處變而不疑則必起而為亂以求自免矣厲公雖欲不死其可得乎且弒逆之賊其罪顯而易見遭弒之君其惡晦而難明故稱國以弒使人因書之法異知其所以得弒之由至于弒逆之賊則國史具載

不待特書而罪惡著矣拔本塞源之意也使後世人君而知此所以御其臣下者不失其道則弒逆之禍庶幾乎息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

十七年齊侯使崔杼為大夫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至是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

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内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　許氏曰慶克作慝濁亂中闈譖害大臣不誅不詰使國佐無所發其忠憤起而殺之顧與俱靡而已于是因以為國佐罪罪累上矣張氏曰國佐仕危亂之朝不能見幾而去以邑叛君身死宮闈非不幸矣家氏曰齊靈公不能防閑其母使之以淫亂著又受其母之譖

而致高飽于戮靈之不君甚矣而國佐不忍一旦之忿誅克據轂以抗其君專殺之罪猶可言據轂不得謂之非叛矣然原其本心則在于為其君正家法而施之無序以及于此是可憫也

公如晉

朝嗣君也　愚按晉有弑君之賊而不之討隣國諸侯不思聲罪致伐而魯君率先朝之烏在其為國也傳稱晉悼復霸之由斯所云云末矣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于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

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臨江劉氏曰伐宋以納魚石則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蘇氏曰公孫寧儀行父言納而魚石不言納蓋楚莊誅陳之罪人疑若無罪故書納以正其罪魚石之書復入而先言鄭之伐已著其納亂臣矣故不言自楚而特書復入高郵孫氏曰魚

石奔楚為楚卿道誘楚鄭以伐宋楚于是取宋彭城之邑復魚石于彭城明年華元與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已魚石復入而叛也然則魚石之仕宋嘗食邑于彭城十五年出奔楚于是藉楚取之而復入焉書曰復入明魚石之嘗有彭城也魚石入彭城而宋圍之則是入以叛也經不曰叛書楚鄭伐宋而魚石入魚石入而宋圍彭城不待書而義可見也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　許氏曰公朝始至而聘使紹至晉悼之下諸侯速矣此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服也高氏曰在喪書晉侯與宣十年書齊侯同義

秋杞伯來朝

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于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八月邾子來朝

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

高郵孫氏曰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廐之急無遺焉重其德不及民而徒勞民力也況耳目之玩一身之娛哉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

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

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高氏曰晉侯救宋何為不書蓋未足為悼公烈也

春秋之法存著小善者不足之辭也簡棄小善者有餘之辭也晉悼之烈在圍宋彭城絀楚而服鄭自楚

鄭徵之而晉崇矣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于臧武仲對曰伐鄭

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許氏曰悼公之時霸業復興而乞師以救宋猶遵厲公故事元年以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愚謂成公初薨嗣子幼弱斬然在衰絰之中霸主遣使乞師豈無他國畧不吾恤非所以令諸侯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高氏曰諸侯師至而楚鄭之師已退故宋人辭諸侯而請其師以圍彭城而先為此盟也謝氏曰病惡恤患諸侯所同欲也虛打之盟諸侯協謀救宋故書同盟

葬我君成公

春秋闕疑卷二十七